

一蓑烟雨任平生

冯兰瑞传

袁晞 著



气象出版社

笑

今天是我瑞七十寿辰，祝
寿时，常写一“笑”字，因不喜是
长寿之道，亦正想把我的一
活态寿辰，六十寿辰时相赠。

于光远

冯兰瑞七十四寿辰
于光远

于光远为冯兰瑞74寿辰题词



1935年摄于贵阳



1951年摄于上海



1946年冯兰瑞、李昌结婚纪念



1958年冯兰瑞在哈尔滨家中读书。



1970年，干校令冯兰瑞回京处理家务，阿姨刘本莲带着小儿子嘉嘉离北京前留影。



1965年春节全家福，自左至右：

前排：冯兰瑞之母谢光瑜、儿子李嘉、女儿李玉，

后排：小妹冯忆玲、女儿李苹、李昌、冯兰瑞、儿子李炎。



1983年访问联邦德国特利尔市马克思故居研究所，与所长佩尔柯（右）座谈。



1983年在乌鲁木齐举行的《经济学周报》第五次记者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1987年和陈岱荪教授在中国经团联理事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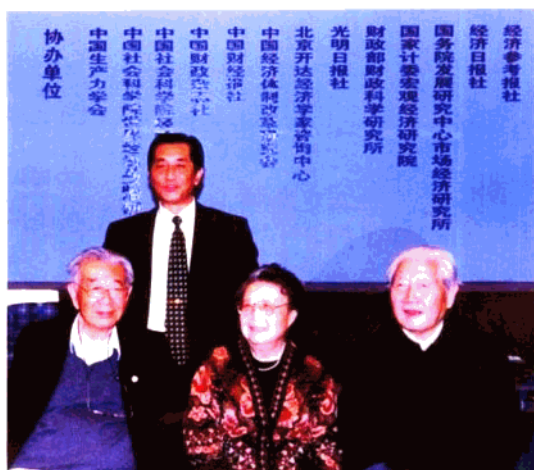
李昌、冯兰瑞金婚纪念（1946-1996）。



冯兰瑞、李锐和朱厚泽在茶话会上（1994年）。



1997年冯兰瑞姐弟三人专程去苏州拜望九三高寿的老师，
自右至左：师母刘叔华、老师谢孝思、冯世则、冯兰瑞、冯兰馨。



于光远、冯兰瑞、宋涛和经济科学出版社总编辑
蒋宝恩（后立者）在2000年2月春节团拜会上。

序 言

李 锐

传记的主人比我晚几个月到延安，那是1940年，都在中央青委，住在大砭沟口的一个山头上。兰瑞是从重庆来的，原在当地青委系统做地下工作。我原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兼省青委工作，1939年到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冯文彬、胡乔木从延安到重庆来指导，会后乔木到湖南检查青年工作，由我伴行。由于在湖南有些“暴露”，南方局调我去延安，又与乔木同行，就被留在中央青委了。1941年，兰瑞去了中央研究院，我到了刚创办的《解放日报》。以后就没有碰过面，后来知道她同李昌结了百年之好。这样，我们都同中央青委的老关系结了缘，如胡乔木、于光远等，晚年我同冯文彬还有过一段工作关系。

1979的1月，经过二十年“打入另册”生活后，我回到北京平反复职。于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同中央青委的一些老关系又碰面了，真是旧缘结新缘，其中就有兰瑞。她同光远都在社科系统，属思想战线；我虽然依旧“务实”（在电力部、组织部），由于好“舞文弄墨”，且喜回顾历史，就来往起来。如兰瑞所在的经团联的活动，我常参加；也参加他们主办的一些座谈会；还到马列所开过会，有次随意提过一个建议：编一本书《假如马克思还活着》。

真理标准讨论、理论工作务虚会等，我都无缘参加，但其间

种种内情和争论是知道的。“文革”后期，兰瑞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胡乔木是领导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尽管室内有人立即向江青写信，“揭发”邓小平的种种言行，光远和兰瑞是顶住了的。粉碎“四人帮”后，兰瑞更是积极地加入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先锋行列，尤致力于经济领域的探索，同一切来自“左”的干扰抗争，决不退让。“四人帮”曾诋毁按劳分配，认为这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了从理论上澄清这种谬论，关于按劳分配问题，1977年至1978年，北京经济学界举行了四次讨论会，兰瑞与苏绍智除参加会议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多篇文章。理论工作务虚会时，他们两人有一个联合发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写成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两位“理论权威”横加指责，说是此文“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多次开会组织批判文章，而且不许发表作者的反批评。当时有“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割理论界喉管事件”之称（这时，张志新临刑被割断喉管之事刚刚报道）。其实文章的问题确是触及了当时的曾经流行的观点。文章主要内容在批评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其不当在认为整个过渡时期都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于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要大搞阶级斗争，而不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以致二十多年都没有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样就必然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甚至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等等，终于挫伤群众积极性，破坏生产力。后来直到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对这篇文章的无理指责才告结束。正是由于这类“不服管制”的情况时有发生，兰瑞所在的马列所几乎被两位“权威”撤销，她曾为此直接向邓小平、胡耀邦写信申诉。20世

纪80年代初期，关于这个“阶段”问题的争论，以及马列所将被撤销事等，兰瑞都来找我谈过，给我看过有关文章和资料。

我们今天走上的这条改革开放的道路，定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是并不平坦的，是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有人说过，是在“批判——沉寂——活跃”，“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跃”，这样的周期中度过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过去发展到十年浩劫折腾得还不够吗？关键还是邓小平说的：“左”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他在1992年说的。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就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折腾的。”事实证明，现在不是还有人以极左的思想反对改革开放的路线吗？他们实质上是坚持“左”的错误思想，神经特别紧张，总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造成一个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他们伪善，他们决不认输；他们将自己打扮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世人面前以“权威”自居；他们的目的在使人失去独立人格，不会独立思考，盲目服从他们的指挥。他们发动类似“文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中央制止下来。他们决不死心，随即利用习惯的正常思维，打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子，来反对他们的“眼中钉”，对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必须除之而后快。

不管这二十来年中，出现过多少曲折甚至是令人寒心的曲折，历史终究不可能走回头路了。十年浩劫之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老中青三代中终于出现了大批敢于解放思想、面对

真理、实事求是的人，兰瑞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事迹在这本传记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说。她是经济学家，更是思想战线的英勇斗士。从50年代开始，她从事经济理论工作；1986年离休后，发表论著83篇，出版专著4部，共约150万字。她的研究工作一直围绕着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者这个主题，包括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劳动者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等。她常下去作调查研究，其著作不仅是理论的，也是实践中的。1991年，她负责的课题组出版了《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书，被誉为国内外首次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市场问题的专著，获得马列所优秀科研成果奖。1996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第三个失业高峰的情况和对策》，国内外报刊转载引用已知的达三十多家，并于1997年获《新华文摘》第一届“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作品一等奖。

兰瑞每有新著面世，总忘不了送我一本。我出的书，也常送她和李昌老友指正。她的辛勤耕耘总是向前看，我却常朝后看，当然目标是一致的。我常感到，当年从大后方去延安的女同志多矣，能够像兰瑞这样，如此英勇奋斗，决不向“左”的权势弯腰，在学术上获得如此成就，真是太少了。兰瑞今年也80岁了，但她决不像一个“老太婆”，她的“八十自寿”（刊《文汇报》8月17日）诗这样自语：“幸喜老来仍锐气，岂忧夕照叹黄昏。”希望她笔耕不辍，续有新作问世。

如果说延安时代我们这些人凭的多是青春的激情，今天饱经沧桑的我们，靠的则是理念和成熟了。我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奋斗终生的理想和信念没有变，当年的热血依然；而且我们对世界变化、人类前途仍持乐观态度，正如兰瑞自寿诗最后两句：“人间信息全球化，千纪相迎总是春。”

2000年8月

目 录

- 序言 李锐
写在前面
- 1 桂花巷的童年..... (2)
童年的记忆是难忘的,桂花巷的外婆家是她儿时的乐园。少年时养成的读书习惯相伴至今。
- 2 荆棘和芳草..... (10)
动荡时代的中学生活道路坎坷,充满荆棘,但也有带着生机和希望的芳草。
- 3 第一次选择..... (23)
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军阀之间的战争让青年人逐渐认识了世界,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选择。
- 4 人生的转折点..... (30)
年轻的她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在斗争中,她终于找到了组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5 职业革命者..... (37)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她,更加积极热情地投身

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自觉的“职业革命者”。

6 重庆大轰炸…………… (51)

重庆遭到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上级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地下斗争的环境越来越艰险，也越来越考验人。

7 在育才学校…………… (57)

育才学校是个教书育人的好场所，冯兰瑞在这里增添了人生的阅历。陶行知先生的人格魅力一直让她铭记在心。

8 从重庆去延安…………… (64)

延安，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她终于来到了这里，开始了新的生命里程。

9 初到延安…………… (69)

延安是与重庆完全不同的地方，可以公开为革命、为抗战工作了，许多不同的任务在等着她。

10 整风和“抢救运动”…………… (75)

整风和“抢救运动”开始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有不那么轻松的经历，她也是如此。

11 在晋察冀…………… (85)

从延安到晋察冀，从报社到广播电台，从做通

联工作到当编辑、记者，新的工作有新的要求，在干中学，在学中干。

12 南下上海 (94)

1949年，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她跟着时代前进，新的工作千头万绪。

13 出访东柏林 (99)

代表新中国青年到东柏林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是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14 不平静的年代 (103)

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在巨大的变化中，繁重的建设任务伴随着一场又一场运动，她在这不平静的年代经历了许多……

15 “文革”的艰难岁月 (116)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影响着和考验着每一个人，作为领导干部，她受到了更多的冲击，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正直的品格。

16 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 (131)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作为政治研究室的成员，她也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
- 17 “阶段风波” (149)
1979年《经济研究》第五期发表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一文，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称“阶段风波”。
- 18 “生产目的”讨论会前后 (156)
1979年秋天开始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事件，她参与其中，不知疲倦地为改革开放呼喊。
- 19 工作在马列所 (160)
改革开放初期，她到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工作，直到离休。她在这个单位同改革开放中的国家一样经历着成功，也经历着挫折。
- 20 渡过危机 (164)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容易的，时时都需要应对的困难和危机，她总是不懈地为改革工作着。
- 21 经团联的成功和挫折 (170)
中国经团联的十年是她业余学术活动中最有意义、最富激情的十年，她也同这个学术团体一同经历成功的喜悦和不测的风雨。
- 22 繁忙的年月 (176)
在改革开放中的1985和1986年，她步履匆匆，笔耕不断，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扎扎实实地工作着。

23 在低潮中坚持	(182)
1986年以后的几年,中国的政治风云几经变幻,她的信念不变。	
24 深切关注劳动者	(188)
冯兰瑞始终关注我国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者。坚持探索20年,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25 事业的新高峰	(194)
年近八十的她在社会科学的田野上耕耘着,收获着,迎来了事业的新高峰。	
未完的叙述	(205)
附录一 冯兰瑞年表	(207)
附录二 冯兰瑞近二十年主要著作目录	(212)
作者后记	(215)

写 在 前 面

这书记述的是一位中国女性 80 年的人生经历。

她平凡而又不平凡。

从童年到老年，她生活、学习、工作、与丈夫相伴、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如今过着离退老人的平静生活，仍继续着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从十多岁到 80 岁，在重庆、在延安、在上海、在北京，她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斗着、工作着、思虑着，一直没有停息……